

輔導家暴目睹兒撫平創傷向前走

青春期的阿強(化名)跟媽媽剛開始到小羊之家(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中心)接受輔導時，會議室外可以聽到媽媽幾乎是咆哮的聲音，不停追問阿強心裡在想什麼，怎麼都不說話？面對像阿強這樣一出生就在家暴環境長大的孩子，社工員張曉芬格外有耐心，安撫媽媽的情緒後，心裡打算聯絡心理諮商師跟阿強進行一對一的長期輔導。在家庭暴力下，大部分的受暴父母會失去自信，因為自己也沒有能力幫助孩子抵抗暴力，如果又碰到一個孩子什麼都不講，做父母的連帶會非常焦慮、失控。

一學期過後，阿強對社工員及心理諮商師的態度，漸漸卸下心防，他對父親長年施暴、母親無能為力的狀態，用青少年自覺最酷的语言講出心底的恨意，「以後要有一把槍，要有土豆(子彈)，再遇到像爸爸一樣的人，或是再遇到爸爸，就要給他一顆，才能保護自己。」對於大人跟他分析的後果，阿強覺得無所謂，無論如何，他覺得自己長大了，就是不能再被欺負了。後來諮商師推薦他看艋舺，他自己說，那些拿刀、拿槍的都沒有好下場。

「因為我們了解他的背景，我們不會去責備他的想法」從事兒童輔導服務超過十年的社工員張曉芬，她知道孩子願意敞開心胸侃侃而談已經非常不容易，其實阿強的成長環境，同樣影響他在學校的人際關係，自我保護又陰霾的神情在同儕間也不討喜、動不動就會口角，據阿強說，上個廁所回教室椅子就不見了、書本



文·陳品葳

勇敢的螢火蟲

文圖思齊

黑夜用恐懼偷換了我的快樂
夜晚樹林裡的樹枝
像他恐怖的手

螢火蟲
你的亮光那麼微弱
為什麼你卻那麼勇敢
敢在樹林裡穿梭

請你給我勇氣
讓我和你一樣
雖然微小卻不害怕
勇敢面對恐懼



作者為小羊之家輔導的個案，因為父親經常罵人感到害怕，她說很怕黑暗裡的爸爸，但是螢火蟲很勇敢在黑暗裡發光，所以寫下這首童詩表達內心的世界。媽媽說，長期活在言語及精神暴力下，造成女兒很怕黑，即使爸爸不在家，卻覺爸爸隨時會從黑暗裡跑出來。女孩藉由畫畫及文字創作等藝術治療一步一步自我療癒。（圖文提供：小羊之家）

無緣無故被丟在地上。「因為他被霸凌，他潛意識裡覺得怎麼跟他爸爸一樣，都要欺負他，所以阿強也會去霸凌別人，用他的形容詞是白目的同學，可是他在另外一群人的面前，又會幫忙做很多事情。」經過一年半的輔導及心理諮商，結案後的某個假日，阿強突然回到小羊之家想看看諮商師，張曉芬開心的說，這是很大的一個轉變，代表他開始重視人與人的關係了。

五到十二歲是小羊之家最常服務的年齡層，這個年紀的小孩開始接受教育跟擴大生活範圍，幼稚園或小學老師容易發現異狀，家長也會跟其他小孩子做比較，長期在家暴環境中，孩子表現非常兩極，不是富有攻擊性就是挫折忍受力低、呈現憂鬱的情緒。

大孩子或許能用語言表達心裡的感受，十歲、五歲、甚至是三歲，根本說不出為什麼整個人這麼不舒服、這麼難過！於是遊戲治療成了宣洩心情與復原傷口的重要管道。

小女生懷抱著小娃娃，梳梳娃娃頭髮，無形中產生掌控的能力，小娃娃就像是沒有被照顧到的內心，顧好小娃娃好像就是在呵護自己，小羊之家的主任郁佳霖提到，遊戲治療過程裡最重要的就是映照小孩子心裡的投射，「小孩子不一定說得出來，用一些遊戲我們就明白是什麼處境了」例如在玩遊戲時，小朋友就是會不停的重覆出現救護車或是警察，還有個學齡前的孩子喜歡玩對罵遊戲，郁佳霖試著問他不可有其他玩法，孩子卻模仿大人的口吻回答：「妳這麼不聽話，我把你留在外面喔！」

郁佳霖提到有些孩子曾目睹比較嚴重的家暴，會從遊戲中看到創傷的反應，小杰(化名)就是典型的例子，他最喜歡玩對戰的遊戲，而且永遠是代表黑暗勢力的恐龍獲勝，這樣的結局等於投射出小杰的絕望，表示家裡的暴力永無止境，張曉芬陪伴小杰玩了幾次後，開始問小杰，光明一方的隊伍有沒可能找朋友來幫忙啊？能不能找多拉A 夢來幫忙啊？小杰慢慢覺得有道理，雖然沒有讓正義的一方獲勝，至少願意讓兩邊戰成平手。

由於目睹兒大都是保護性個案，以致於人數雖然逐年增加，類似小羊之家的服務單位，對外募款的宣傳力道卻相形微弱，萬海慈善補助小羊之家約11萬的心理諮商費，就像郁佳霖接受採訪時所說，我們要做的就是幫孩子找出復原力，去促發他們自我療傷的能力，我們不是神，沒辦法幫他們創造一個好環境，但是至少要先讓看不見的傷口止血後，帶著希望繼續往前走。💖